

记录伟大变革 书写时代华章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移动”的水塔

■韩国强
记忆深处，是灵魂的碰撞。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历史的车轮将昔日呈现在我們身边的很多事物都甩在了身后，甚至消失，但萦绕在脑海中的记忆，总是难以忘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要算水塔了。高的，矮的；粗的，细的；灰色的，白色的，青色的，更多的是赭红色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童年时留下最深印象的、那座会“移动”的赭红色水塔。

幼年时，记得有一次，我随母亲去看望父亲。当时父亲在离家十多公里的机械厂工作，那时没有公交车，步行走在泥土路上，很是吃力。因为饥饿，走着走着，我就累得筋疲力尽了。

“看见那座水塔了吗？你爸爸就在离水塔不远的地方，快到了，再加以把劲儿，一会就到了。”顺着母亲指的方向，我清楚地看到前方有一座赭红色的水塔。粉白色的塔尖，粗粗的塔身，高高地屹立在城市当中。在县城建筑物中如鹤立鸡群一般。我激动得跑到母亲的前头，向水塔方向奔去。走着走着，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水塔在移动。越往前走，水塔离我越远，慢慢地那座水塔就不见了踪影。进了城区，我迫切地想找到那座水塔，想知道它为什么会移动？趁着星期天，我和同学骑自行车，来往穿梭于当时能看到水塔的那段路上，我终于发现：那座水塔之所以会移动，是因为那段路正好与水塔保持直线距离，可再往前走，路往东北一拐，水塔与路的距离偏远，也就渐渐消失了。参加工作后，我虽然天天走在那条路上，却再也见不到那座水塔的踪影，因为林立的高楼大厦，早已把水塔淹没。

2008年，我们家搬进了食品厂生活区居住。据说，食品厂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厂里生产的糖果很出名。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笑话是这么讲的：厂里一位员工家属到广

州走亲戚，在广州街头买了二斤糖果，可千里迢迢回家后，打开一看，竟然是自己厂里生产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食品厂的技术和设备一日日落伍，慢慢地就被淘汰了，厂区也被改造成了住宅小区，唯一留下来的，是一座老水塔。听人讲，这座水塔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的，它的功能起初不是供人们饮水用的，而是专供食品厂生产线用水。水塔底部直径约有八九米，高度三十米左右，红砖砌墙，表皮有点脱落，但砖体鲜红。圆锥形的塔尖用粉白色水泥凝固，顶上插着一根高高的避雷针，整个塔顶形象好似清朝时期的官帽儿。我有时会突发奇想，这是不是我童年时见到的那座会“移动”的水塔呢？

为了查证，我通过城市建设规划图，把食品厂位置与我从老家进县城见到水塔的那段路进行对比，还真的发现方向对路。同时，我利用一位朋友的小型航拍器，从老家的那段路与水塔位置一番测试，终于发现，那会“移动”的水塔，就是当年我们院子里的那座。迷惑这么多年，这座会“移动”的水塔就在眼前。我围着它转了好几圈，心情甭说多激动了。

我曾按照水塔维修人员的登塔技巧，登上水塔的塔顶，并站在塔顶边缘的墙沟里，用照相机拍摄过日出东方的光影，抓拍过日落西山的晚霞；捕捉县城繁华的美景，追逐成群信鸽的飞翔；拍到喜鹊在避雷针上嬉闹的剪影，拍过水塔抽满水溢出的“瀑布”。这座水塔，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

不久前，我出差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竟不见那座水塔的影子了。原来是有关方面为了让小区院落更加宽广，采光更好，就把水塔拆除了。站在水塔的旧地旁，就像乘坐历史的车轮上，我心里有说不清的失落。但我也知道，时代在发展，该淘汰的，一定要淘汰，历史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

■柴奇伟
贾平凹的《山本》讲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里一个叫涡镇的地方，在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里，其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命运。小说从女主人公陆菊人和她家一块被“赶龙脉”的风水先生相为“能出官人”的风水宝地写起，陆菊人带着这三分地做嫁妆嫁到涡镇，指望它带给自己好运，但阴差阳错的，这块地被公送给了家庭遭遇横祸的井宗秀用作安葬父亲的坟地。陆菊人绝望之余发现，井宗秀竟是个既知恩图报又聪慧俊逸的青年，便把初始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了井宗秀身上，井宗秀竟也不负所望，真的成了涡镇保护神一样的统领，涡镇一时繁荣昌盛令八方羡慕。然而涡镇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外面有土匪山贼，有闹革命的秦岭游击队，有政府的军队和保安队。乱世里处处以暴制暴，人如草芥，涡镇看似固若金汤，而终于不保……

读完《山本》这本书，透过书中的打打杀杀，我还看到几个人物的身影：主人公陆菊人深明大义、勇挑重担，井宗秀奋勇杀敌、疾恶如仇，周一山身怀绝技、视死如归。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只是小人物，但我认为：他们也是英雄。面对强敌，他们视死如归、奋勇杀敌；和敌人交战后，失败了，他们总结经验再战；被敌人包围时，他们不怕死亡，杀出一条血路。陆菊人虽遭遇丧夫之痛，但她在危难关头依然勇挑重担，完成了从家庭妇女到女管家角色的转换，带领茶社给预备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井宗秀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他成立了预备旅，带领将士奋勇杀敌，保护家乡老父；安仁堂的陈先生，虽说只是一个老中医，平日里除给人看病外，他还教导人们要正确地面对现实，笑对苦难，过好每一天。这些平民英雄，虽说没有载入史册，但他们可歌可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读书笔记

流金岁月

诗风词韵

约定（外二首）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

木槿

约定

心瓣

眼神

桥头